

山东省作家协会重点扶持作品

上

林海雪原中的山东人

民间抗日史诗

白雪英雄祭

魏然森·著

济南出版社

上

魏然森·著

林海雪原中的山东人

民间抗联史诗

白雪★英雄祭

济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雪英雄祭/魏然森著. —济南: 济南出版社,
2014. 2

ISBN 978 - 7 - 5488 - 1214 - 2

I. ①白… II. ①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28463 号

选题策划 徐本开
创作策划 徐祥杰 马兆海
采访协助 张林成
责任编辑 刘元锋 郭 锐 胡长粤
封面设计 李兆虬 焦萍萍

白雪英雄祭 魏然森 著

出版发行 济南出版社市场部
地 址 济南市二环南路 1 号
邮 编 250002
电 话 0531 - 86131730 86116641(市场部)
0531 - 86131746(编辑部)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0500
开 本 720mm × 1000mm 170mm × 240mm 1/16
印 张 34.25
字 数 600 千字
定 价 98.00 元(上下册)

(济南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卷一

1

公元1931年9月10日，农历辛未年七月二十八日，在北平担任国民革命军陆海空三军副总司令张学良警卫副官的我舅姥爷，也就是我大奶奶的同胞哥哥栾思光，迎来了他军旅生涯中的又一个重大喜讯：他的上校军衔上报到南京中央军委部被批下来了。

这一天，我舅姥爷的家乡辽北到处都是即将泛红的高粱，农人们正在察颜观色，预备着再有十天半月就开镰收割。

一直笃信喝高粱酒即是补血、天天喝顿顿喝便可延年益寿的我舅姥爷的爷爷栾清池，坐在栾家城堡似的大院里，捋着雪白的山羊胡，就着咸鸭蛋和葱白蘸酱，喝着自家作坊酿制的高粱烧，忽而盘算着拥有三千垧良田的栾家今年能见多少收成，收成之后如何防范胡子抢掠；忽而想念远在北平的长子长孙，想着秋收之后，他们又该回来看望他和老太婆了；忽而琢磨趁着自己还能走得动，一年半载之内回山东沂水栾家疃看一看，因为他自十二岁跟随父亲从那个三面环山的村庄来到辽北，至今过去了整整七十年，再不抓紧回去看一眼，不定啥时候自己两腿一蹬，也就只能带着遗憾入土了。

在北平建造了上百套四合院从事房产生意的我舅姥爷的父亲栾道阔，于豆腐池子胡同的家里设宴请来各方好友为儿子庆贺晋衔。酒宴刚刚开始，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副官处副处长李济川从沈阳来了。他是先去协和医院面见了正在住院治病的张学良后，听说我舅姥爷刚刚获批上校军衔而登门表示祝贺的。

但是，李济川带给我舅姥爷的却不是好友相逢的兴奋，而是家乡即将遭受倭贼吞噬的忧虑。

喝罢酒，二人在书房密谈。李济川告诉我舅姥爷，日本关东军很可能马上就对我们动手了。因为在短短的几十天里，他们不仅在东北各地进行了多次规模不

等的军事演习，还往日本租界内大量增加了兵力和大口径钢炮之类的重武器。日本关东军总司令本庄繁更是到处视察，鼓舞士气，所到之处日军一片欢呼，气焰十分嚣张。而他此次来北平，就是代表正在老家锦州为父亲治丧的辅帅张作相，向张副司令请示如果小鬼子真动手我们怎么应对的。可张副司令的答复让他大惑不解。张副司令说：“此前辅帅已多次来电告知形势。我的态度很明确，一切以大局为重，日军若有犯我之举，即依中央之意，避免与其正面冲突，尽量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实在不行，军政各部就往锦州撤退，暂把沈阳让给日军……”

送走了李济川，我舅姥爷把所获信息告诉了父亲。虽然父子二人对日本关东军的种种异动早有耳闻，也曾预计战争迟早爆发，但是李济川的信息还是加重了他们的忧虑和不安。

坐在客厅里的栾道阔端起宜兴茶盏象征性地呷一口儿媳井玉仙用上等铁观音冲泡的茶水，叹口气对我舅姥爷说：“看来，东北不会再有安稳日子过了，栾家从山东搬到辽北苦心经营了近百年的大好基业只怕就要毁于一旦了。这可怎么办呢？”

我舅姥爷说：“除了武装保卫没别的办法。真到了小鬼子动手的那一天，少帅和老蒋不敢抗击我就辞职回家拉队伍跟小鬼子干去！就算把万贯家财都换成子弹打鬼子，也不能把一文钱一寸土白白让给鬼子！”

栾道阔摇摇头说：“这不是办法，国家不抵抗，单凭我们，岂不以卵击石？打鬼子不只用枪子儿，还得用命啊。我们能有多少命用来打鬼子呢？万贯家财与命比起来，毕竟命更值钱啊。再说，少帅很赏识你，你又刚刚升了军衔，前途不可限量。如果回家跟小鬼子拼命，只怕一切都会断送掉的。”在他眼里，二十二岁的儿子毕竟太年轻了，说话不走大脑，只凭义气。

我舅姥爷说：“那你说怎么办，爹？总不能让栾家一百多号人为了保全身家性命举手投降吧？人活着有时候活的不是命，是骨气啊，爹！”

栾道阔便把音调提高了，说：“我还不知道人活着有时活的是骨气吗？我们老栾家从山东一路闯荡到东北，一直为了骨气活着！前八辈后八辈也不会出那种为了保全身家性命投降异族邪类的人！但是，如果张小六子不抵抗，老蒋不出手，我们也不能傻乎乎地跟小鬼子硬拼，得想个万全之策才行！”

我舅姥爷便感觉父亲的内心有一种矛盾情感在碰撞，于是说：“能有万全之策那是最好了。你老人家想一个吧，想好了不只我们老栾家可以用，少帅和老蒋也可以用，整个国家都可以用。眼下的中国是多么需要一个万全之策啊！”

栾道阔抬眼看看儿子，竟不知如何应对好了。

这天晚上，栾道阔一夜未眠。他真想从自己用了四十多年的大脑里硬生生地掏出个万全之策交给儿子，却是掏得头疼欲裂也没掏出来。天要亮时他的头不疼了，心口却又痛得如同针扎。他喊老伴下炕给他整点热水暖一暖，却是一张嘴哇地吐出了一口热得烫人的血……

我舅姥爷把父亲送进了协和医院。此后，栾道阔连续数日吃药打针，病情虽有好转，可身体极度虚弱，去趟厕所也需要有人搀扶。对于万全之策的事，他提也没有精神提了。

这个时候，沈阳方面传来消息，小鬼子动手了！小鬼子真的动手了……

2

小鬼子动手之后不几日，辽北的高粱红了，红得跟血一样。

大地上刮着干涩的风，风中裹挟着远远近近的枪声、炮声和死人的味道以及无数双惊恐不安的眼睛在山川河流与森林间穿梭，让应该充满希望的秋天充满了绝望，像是到了世界末日一样。

但是不管怎么样，无数庄稼人还是开始了匆匆忙忙而又提心吊胆的收割。大户人家除了长工，还雇了许多从山东来的跑腿子给他们抢收。为了赶时间，他们用马车拉着饭菜往地里送，一天早午送两顿。为了让长短工们不吝力气多干活，多数人家不惜烙大饼蒸豆包，外加猪肉酸菜炖粉条。晚上这顿在家吃还要荤的素的香的辣的十大碗，红红的高粱酒管够喝。

开原县八棵树镇三道梁子村的老白家除了杀猪还宰了一头拉不动磨的老驴，中午给长短工们蒸驴肉大包子，晚上给长短工们烙驴肉馅饼。这还不算，还请了八棵树一对唱二人转的年轻夫妻，每天晚上让长短工们吃饱喝足后听上几段荤得不能再荤的二人转消消食再睡觉。

老白家的当家人白祉丰总能做些别的财主做不出来的大气事。今年除了杀驴和请人唱二人转，他还做了一件更特别的事，那就是让村里那些吃不饱饭的穷人到他家地里白收庄稼。

这一举动发生在开镰后的第三天清晨。天刚刚蒙蒙亮，长短工们每人喝上一碗白家女人做的油茶面垫垫肚子，在打头的带领下坐上马车到地里干活去了。白祉丰便在干儿子白二虎的陪同下走出家门，敲着锣满村里吆喝：“各位老少爷们听着！小日本子把咱们的沈阳城占领了，人头满大街都是，血流成河都可以行船了。小胡子张学良没有尿性，扔下东北父老不管，把军队全他妈撤走了，这以后

还有没有世界就不好说了。全村的老少爷们们，缺粮吃的都到我家地里割去吧，账自己记着，以后要是还有世界就还给我，没世界就算了。但有一条，谁他娘的也不准当汉奸，要不然我老白头就砸他家的锅，掀他家的炕，扒他家祖坟！”

愣头愣脑的白二虎身背一口大砍刀，像一只胖鸭子似的跟在干爹后面左摇右摆地也喊：“我砸你家的锅，掀你家的炕，扒你家的祖坟！”后面还加了一句他的口头禅，“一刀劈了个熊！”

白二虎是白祉丰在十年前的一个冬天去开原城看朋友时从大街上捡回来的弃儿。当时这孩子一身破棉衣在火车站外面的墙根下冻僵了。附近做生意的人说这是一对山东来的两口子故意扔下的，他们去了哪儿不知道，孩子在这已经三四天了。晚上就钻车站里面的锅炉房，白天就坐在车站门口哭。昨天晚上锅炉房换了人，不知为啥，半夜三更把他撵出来了，孩子就蹲在这墙根下冻僵了。白祉丰骂一阵扔孩子的夫妻是狼心狗肺货，然后买了床破棉被裹起孩子放到马车上拉回家，搁在炕上暖和大半个晚上才把孩子缓过来。老婆白赵氏给孩子喂了小米粥，然后问孩子几岁了，孩子满眼含泪愣愣地摇头；问他家是哪姓啥叫啥，他仍是摇头。直到过了五六天，彼此熟识了，他才操着山东郯城一带的口音说自己叫二虎，他爹叫粪筐，他娘叫棉花，他哥叫大虎。白祉丰知道这孩子和自己有缘，以后是跟定自己了，便给他起名叫了白二虎。白二虎有些先天智力不全，长到现在已经十八九二十来岁（到底多大闹不清），除了有把子傻力气可干些粗活重活和跟干爹学会了抡大刀以外，别的什么也不懂。他甚至不知道爹和干爹的区别在哪儿。但让白祉丰特别喜欢的是，这孩子非常实诚，从小到大，让他干啥他干啥，听话到如同自己手里的玉烟袋，怎么摆弄怎么是。

父子俩的喊声招出了许多人。他们多是刚从山东搬来不到三五年的混穷者，没有自己的土地，靠给当地的富户打长短工维持生计，日子异常艰难，所以听到白三爷白让他们割庄稼，就如久旱逢甘霖似的兴奋，于是纷纷围住老白头，甩着夹杂了东北话的山东腔七嘴八舌地说：“白三爷哎，有你站在这里，就算不给我们粮食，我们也不敢去当汉奸啊。你就放心吧！”“就是啊，你是全村人的主心骨啊，你说的话谁敢不听啊！”“咱们都是山东人，就是饿死也不会找小鬼子当汉奸的，要是当了汉奸别说丢了山东人的脸，连祖宗八代的脸也都丢尽了呀！”然后，他们就纷纷拿起镰刀，全家老少出动，兴高采烈地到老白家田地里割高粱去了。

白祉丰到各块地里看了看，告诉大伙哪些是他家的，哪些是人家的，别割错了。等老婆白赵氏领着大嫂、二嫂和四弟媳妇送来早饭，他又和长短工们在地里

一起吃了，然后割了一阵子高粱，天近晌午时他才回了家。

此时，家里已经暗流涌动。

大哥白祉宽、二哥白祉厚、四弟白祉收都在院子里的正房墙根儿下或蹲或站，一个个抽着烟满脸阴云，再也不似从前那般一见当家人回来就笑脸相迎。

白祉丰知道他们咋回事。因为早在地里吃早饭时，白赵氏就悄悄跟他说了，家里的兄弟三个为他白让村里人割庄稼的事恼了，她们出门来送饭时，三个人正在家里骂他败家呢。

“你也不跟他们商量商量就自己做主，也怨不得他们生你气。”白赵氏对她男人说。

白祉丰哼了一声：“知道他们都是小气鬼我才不跟他们商量的。没事，爱生气让他们生去，反不了他们！”

白祉丰在兄弟四个当中虽然行三，但是早在爷爷和父亲都还活着的时候，这个家就由他主事了。因为他善于操心、办事公道、为人仗义、识情明理、胆大心细、敢想敢干，这个家只有他才能扛起来。而他当家几十年，确也处处让人服气。再加上他的脾气大、性子急、抓着谁的短处就不轻饶，一家人不仅服他，还很怕他，就连爷爷和父亲在世时，在他不高兴的时候也会让他几分。但是现在，白祉宽和两个弟弟虽然反不了，却已对他不服，敢弄脸子给他看了。

白祉丰把脸一沉：“干啥？都在这儿干啥？想讨伐我呀！”

白祉宽立刻开了腔：“讨伐你咋的？这个家就一个人的呀？你连个招呼也不打就在那儿没命地祸害！”

白祉厚和白祉收也都低声附和：“就是。”

白祉丰说：“就是个屁！你们就知道抱着仨瓜俩枣不放，还懂个啥呀！想讨伐就讨伐吧。走！跟我进屋喝着酒好好讨伐，别在个院子里胡咧咧！”

他的意思是进了屋他再慢慢跟他们解释，免得站在院子吆吆喝喝让外人听到了不好。但是没人领会他的意思，也没人跟他进屋。当他盘腿坐到炕上端了老婆白赵氏烫上来的高粱烧就着辣白菜和花生豆喝得滋滋直响时，白祉宽领着老二、老四到祠堂里齐刷刷地跪在祖宗牌位前泪流满面地告状去了。

白祉宽哭着说：“爷爷，爹，都是你们干的好事啊，这么大的家业不让我这个当大哥的管着，说我愚笨，非让老三管着。这下你们看吧，满地的庄稼就让他白白地送给人家割去了，这日子还有个过吗？”

老二、老四也都哭着说：“爷爷，爹，俺几个要求分家，分家！俺们不跟老三这个败家子一起过了！”

白祉宽的大儿子白福廪走进了祠堂：“爹！你和我二叔、四叔在这干啥呢？哎呀，你们真是啥也不懂啊！我三叔做得对你们知道吗？民以食为天，如果没饭吃了，别说当汉奸，比汉奸再丢人的差使都有人干。我三叔让那些吃不上饭的人家到咱地里白割庄稼，就是让他们吃饱了饭长骨气，你们咋这点道理都不懂呢！”

毕业于东北大学的白福廪是村里的小学教员，也是整个辽北为数不多的几十个中共地下党员之一。自从毕业回到家乡，他就一直幻想着有一天能够领导一场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而且要拿自己家先开刀。只是时机不够成熟，人手也不够，又没上级的指示，他才没敢贸然行动就是了。现在，三叔白祉丰做了他不能做的事，他自然是非常赞成的。

白祉宽气得大骂：“我们啥也不懂，就他娘的你懂！你他娘的和你三叔一个德性，都是不务正业、不谋正事的败家货！滚！你给我滚！再不滚老子削你！”

白福廪说：“行行行，为了不惹你们生气，我滚。但是我跟你们说啊，这家可不能分啊，我三叔那脾气你们也知道，你们要敢分家，他非要了你们的命不可，不信你们就试试。”

白祉宽一听这话立刻吼了起来：“我们就是死也跟他白祉丰分家，看他能把我们咋的！”

白祉丰做梦都没想到被他治理的铁桶似的老白家会有分家的这一天。但是这一天来了，他还是很平静地接受了。因为他知道，小鬼子这一闹腾，不定闹腾到猴年马月才能结束，他白祉丰是不可能总这么老老实实在家呆着等小鬼子上门来欺负的，他得瞅准时机领一帮人跟小鬼子干。而大哥、二哥和四弟他们是没那个种的，如果不分家，到时还会损害他们的利益，甚至惹了事还会连累他们，提早分开倒也好。

晚上，白祉宽找来村里一位也姓白，虽与他们不是一家，却是年龄最长、有点文化、威信也还说得过去、他兄弟几个叫老叔的老人主持他们的分家会。

老叔说：“按说祉丰这样的明白人啥事都能处置得妥妥的，我来是多余。可兄弟分家总得有个外人在中间调和调和，所以老朽也就不知天高地厚地来了。若有言辞不当之处，还望祉丰和你们兄弟几个多多包涵。”他的一张满是老年斑的大长脸缺乏表情，看上去像是一头年老病弱的老驴蹲在炕上说话，有点让人害怕。

白祉丰盘腿坐在老叔一边，把老人的烟锅子里按满了烟末子点上抽一口再递过去，说：“老叔啊，你就别说客套话了，先抽几口，听我说几句，有不对的地方你给主持主持公道就行了。”

老叔立刻说：“好好好，祉丰你说，祉丰你说。”

白祉丰从烟筐里拿起自己的烟袋按了烟点上使劲抽一口，说：“既然大哥、二哥还有四兄弟非要分家，那就分吧。这样啊，咱家一共四十四垧地，咱兄弟四人不偏不倚一人十一垧。房子呢，原来咋住的还咋住，就不用分了。牲口啥的按头分，你们三个先挑，剩下的归我。长工们呢，除了老管家白富春我要以外，其他的愿意跟谁就跟谁，随他们的愿。今年的粮食呢，等收完了过过秤，有一百一家二十五，有一千一家二百五，这样你们看行不行？老叔，你说这样行不行？要是不行你再给拿个主意。”

“我看行，我看行。”老叔扫一眼白祉宽等人，“你们哥仨觉着呢？老三这么分是不挺公道的？”

白祉宽竟把头一扭，低声说：“公道啥呀公道。要想公道，他让村里人白白割去的庄稼就全算在他头上，不能让我们哥仨分摊。”

老二白祉厚也低声说：“就是！这好人都让他赚了，别人凭啥替他分摊啊。全算在他头上！”

老四白祉收没吭声，但却看了一眼大哥、二哥，用眼神表示了对他们的赞同和支持。

白祉丰说：“行了！你们不用嘟囔了，都算在我头上就是了！”

白福廪是晚辈当中唯一被白祉丰允许列席分家会的。此时，坐在对面炕上的他说了一句公道话：“那能行吗？据我了解，只一天的工夫，村里人已经割掉六七垧地的庄稼了，都算在三叔头上，三叔一家还活不活了！爹，你们不能这么做啊！”

老叔想说福廪说得是啊，都算在老三头上，老三一家还咋活呀。可他还没来得及开口，白祉宽已经抢先冲着儿子白福廪吼上了：“你他娘的给我闭嘴！我们兄弟在这儿说事，哪就轮到你是个王八犊子插嘴了！滚！”

白福廪说：“爹！你甭在这儿死脑筋。我明确跟你说，咱现在的社会，是极不公平的社会，是少数人拥有土地、多数人吃苦受累被压迫被剥削的社会。我三叔让村里的穷苦人收咱家的庄稼根本不是什么白送，是把剥削穷人的血汗还给穷人。而剥削穷人你们也是有份的，如果只让三叔承担，你们就是在往罪恶的深渊里继续走！将来咱们这里必定会有苏维埃（苏维埃你们可能不知道干啥的，就是斗地主打土豪，让穷人过好日子的），像你们这样的，非得挨斗挨打不可！还不赶紧醒悟！”

这样的理论让屋里的所有人都感到吃惊和不解，什么“压迫”，什么“剥

削”，什么“罪恶”，什么“苏维埃”，还他娘的“斗地主土豪”，这他娘的哪疙瘩跟哪疙瘩呀这是！

白祉宽说：“放你的娘啥屁呢你在那儿？啥玩意儿这个那个的，上你娘的两天半学你人话都不会说了咋的？滚出去！快点滚出去！”

老叔捋着下巴上的胡子呵呵笑，意思是小毛孩子这是脑袋出了毛病吧，咋在这儿瞎他妈嘚呢。

白祉厚瞅一眼白福廪，扬扬手说：“得了得了，福廪，把这些没头没脑的胡话说给你的学生们听去吧，别在这唬俺们这些大老粗了！俺们没那个耳朵听！”

白祉收紧跟了一句：“可不咋的！”

白祉丰也听着很不顺耳，就说：“福廪，三叔让你参加今天这个分家会，是指望你站在我们兄弟四个中间不偏不向说句公道话的，可不是让你卖学问的。你扯上‘压迫’啊，‘剥削’啊，‘罪恶’啊，还有那个叫啥埃的人啊啥的，算咋回事啊？得了，我看你也别乱插嘴了，赶紧回家睡你的觉去吧。分家的事就按你爹和你二叔、四叔的意思办，让人割完的庄稼全算三叔的。你放心，就算一粒粮食没有，三叔也饿不死！”

白福廪知道跟这帮无知的土财主根本讲不通他的革命道理，只有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对他们进行革命，他们才会醒悟。于是，他无奈地从对面炕上跳下来，一边穿鞋一边说：“好好好，我不乱插嘴了，你们爱咋分咋分吧。”说完，开门走了。

本来，分家会开到这儿也该结束了。但是，白福廪走了以后，白祉宽突然冒出的几句话一下子惹怒了白祉丰。

白祉宽半开玩笑地说：“行了吧？分家会就到这儿吧？老三当家这几十年背地里落下多少金子银子我们哥仨也不问了，和和气气把家分完算了。”

白祉丰的火噌就蹿上来了，他往炕桌上用力一磕烟袋：“白祉宽你说啥呢！有种你再说一遍！你个王八犊子你，今个老叔在这儿你有胆儿了是不是！”

屋内立刻鸦雀无声了。

数秒之后老叔说：“祉宽呀，有你这么说话的吗？祉丰是啥人你不知道啊？这么说话！”

白祉宽尴尬不已，红着脸说：“那，那，那啥，刚才我是随口瞎说的，心里其实没那么想。老三是啥样人我当哥哥的心里还没数吗，哪能乱想呢。那啥，让村里人割去的庄稼俺们兄弟四个平摊就是，平摊，啊，平摊。”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就说出了后面的话。

白祉丰仍然怒气未消：“行了！你甭在这儿来回嚼破了！让人割走的庄稼都算我的，用不着你们摊！但有一条啊，别以为分家以后各过各的日子了我就管不着你们了，都安安稳稳的咱啥说的没有，要是有人敢当汉奸，说不上，我不管你是老大还是老几，一枪我就崩了你！”

3

收罢秋过了一个月，拥有万亩良田的开原县八棵树镇上甸子村的老成家，迎来了留学日本四年，终于学成归来的大少爷成骏飞。第三天，成家大院里便热闹起来了，几乎所有的亲戚朋友都来探望，连日本驻八棵树领事馆的领事也来了。原为中华民国辽宁省开原县第四区区长、现转任伪八棵树伪自治维持会会长的成梓元，也就是成骏飞的父亲，在大门口顶着生硬的北风笑容满面，应接不暇。

管家成增福匆匆跑来：“老爷老爷，德川一能来了，在村外等咱迎接呢！”

成梓元立刻诚惶诚恐：“他怎么也来了？快快快，快叫骏飞跟我出去迎接！快！”

德川一能原是铁岭日本宪兵队的大尉小队长，十天前刚刚来到八棵树。“九一八事变”之前，八棵树虽然日侨众多，但是日本关东军并未在此安插宪兵队，只有一个负责管理侨民和协调各类事务的领事馆。“九一八事变”之后，小鬼子担心抗日分子拿日侨撒气，在兵力异常紧张的情况下，还是派来了一支二十几人的宪兵队，并把机智聪敏的德川一能调来担任了队长，以保证日侨的安全。

成梓元与德川一能刚刚共事，还互不了解，更谈不上交情，所以他的到来令成梓元大感意外。

成增福跑进院子，很快叫出了大少爷成骏飞——一个长相酷似古代宫女，一身洋服的俊美青年。

父子二人连同成增福一路小跑来到村外，远远地就见德川一能骑着一头黑马站在老榆树下，他的身后停着一辆由日本宪兵驾驶的三轮摩托，摩托车的斗子里坐着一位身穿和服的漂亮女子。

成骏飞一看那女子惊讶地差点叫起来，因为那女子是他在东京千代医院认识的护士小姐松下玉爱。在他回国前的头三个月，松下玉爱曾与他见过一次面，她说经过申请，她很快就到满洲去了，因为他的父亲已到满洲担任日本驻长春领事馆的副领事，而她最崇拜的中学同学德川一能则在铁岭日本宪兵队担任大尉小队长，她只有去满洲工作，才能经常见到自己的父亲和德川一能。成骏飞便与她约

好，等他回国后就到她工作的单位去看她。但没想到，他刚回来三天，竟在家门口与她相见了。

松下玉爱远远地看到成骏飞已经先自笑了，她赶紧下了三轮摩托，等待与成骏飞见面。成骏飞却知道不能越过父亲跑到前面去，只好低头跟在父亲身后，装作没看见。

成梓元未及近前就向德川一能抱拳拱手，喊道：“哎呀，不知德川队长大驾光临，梓元与犬子有失远迎，有失远迎。还望德川队长恕罪，恕罪啊！”

出身日本江户幕府的德川一能有着其祖执掌日本政治时期的狂傲。在与成梓元初次见面时，他的态度非常冷淡，成梓元到镇外迎接他，他连马都不下，直接就进了镇子。但是现在，他下马了，而且彬彬有礼：“成会长不要客气。我来八棵树虽然才十天时间，但是你我已经成为朋友。听说贵公子骏飞君从帝国本土学成归来，又与我的同学松下玉爱小姐早就认识，所以我们一同前来看望一下。你要这么客气，我们可就不好意思了。”说着，看一眼成梓元身后的成骏飞，“这就是贵公子骏飞君吗？”

已经在中国呆了五六年的德川一能汉语非常好，似乎比成梓元说得都流利。

成梓元赶紧回身把成骏飞拉到了前面：“正是犬子，正是犬子。”

成骏飞用日本人的礼节给德川一能鞠了一躬：“德川先生好。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德川一能的眼神中流露出了对成骏飞的特殊喜爱：“嗯，果然名不虚传……好，很好，以后希望我们成为朋友。”随后用日语叫过松下玉爱，“来来来，见一下你的老朋友！”

松下玉爱款款向前，满脸笑容给成骏飞施礼，用日语说：“骏飞君好。没想到我会到府上看您吧？我现在在满铁开原医院工作，以后请多关照！”

此时，包括松下玉爱在内的所有人都不知道，狂傲的德川一能今天能屈尊登临成家，是冲成骏飞来的。因为他从松下玉爱嘴里知道了成骏飞是个长相酷似中国古代宫女的男人，而他喜欢的就是这种男人，所以听说成骏飞回来以后，他就拉上正好到八棵树来看他的松下玉爱迫不及待地来了。见面一瞥，德川一能对成骏飞更加心动不已，这才快速下马，并表现得彬彬有礼。

德川家族在江户时代非常盛行“断袖恋”，当江户幕府成为过往以后，他们的这一癖好似乎随之消失了。但是德川一能却从骨子里保留了这一癖好，只是没找到钟情的。见了成骏飞，他感觉找到了。

成家摆下五六桌酒席招待来宾。

在开宴之前，德川一能让成梓元把所有来宾集中到前院，他用汉语对他们发表了演讲：“……告诉大家，大日本皇军来中国不是搞侵略的，而是拯救你们的，因为你们的政府非常昏庸无能，让你们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如果我们不来拯救，你们会在地狱之中永世不得翻身。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对大日本皇军抱有成见，要配合我们在中国的行动，同建美好幸福的生活新秩序！”

成梓元带头鼓掌。众人赶紧随之鼓掌。

德川一能鞠躬致谢，接着又说：“中国有句古话，叫‘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还有一句古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诸位回去以后转告亲朋四邻，要学习识时务的成氏父子，做一个‘顺我者’而非‘逆我者’，只有这样，你们才有好日子过！明白吗？”

众人七零八落地回答：是是是，我们明白，我们明白。

德川一能说：“好，我就说这些。下面请骏飞君说几句。他在大日本留学四年，对帝国的繁荣和强大深有体会！”

成骏飞向前走几步：“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大日本帝国的经济繁荣真的是中国没法比的，大日本帝国的强大军事更是中国所难以抗衡的。所以，如果有谁想与大日本皇军对抗，那是没有任何生路，只有死路一条的。正如德川先生刚才所说，‘识时务者为俊杰’，日本统治中国指日可待，我们只有放弃敌对，与大日本帝国全面合作，才能保全自己，走向幸福美满的新生活！”

德川一能带头鼓掌。众人频频点头，也跟着鼓掌。

成骏飞的爷爷成现坤抚着雪白的山羊胡非常赞赏地看着孙子笑了，心说，我孙子长大了，确实长大了，这留洋没有白留啊！

在孙子回来之前，年已八十的成现坤对于日本侵占东北能否长久还是心存疑问的，那时他想，张小胡子张学良虽然把军队撤走了，但是不会放弃东北，早晚他还得打回来，国民政府蒋介石早晚也会打过来，因为东北是他们的，他们不可能轻易丢给日本人。所以，他曾嘱咐儿子成梓元，跟着日本人是权宜之计，求个暂时保全。但是不要真心跟他们干，要留一手，一旦张学良和国民政府打回来，咱们还得向着他们，做咱的中国人。然而孙子一回来，经过了大半夜的长谈以后，他的观念全变了，他彻底地认为中国必定亡国了，小日本占领整个中国真是三天两日的事了。到时候不仅普通老百姓得老老实实接受日本人统治，连小胡子张学良和蒋委员长也得俯首称臣。因为人家日本太强大了，人家是天国，空有一副大架子的中国想不服都不行，聪明点的话早低头早服软还能少死人少流血，否则血流成河尸横遍野也还是得把江山给人家。当年的明朝不是很好的例子吗？清

军入关他们也抵抗了也死人了也流血了，末了咋样？不还是让满人把江山夺走了吗？满人是啥人？不是汉人啊，是和日本人一样的外族人啊！

成梓元此时却是惶惑与不安的。

在儿子回来之前，成梓元和父亲有着一样的想法。所以当初日本人成立各级自治维持会让他出任八棵树的会长时，他害怕不答应遭受迫害，也是看到很多有威望的人都在日本人面前低了下头，为求自保，他也勉强答应了。但是心里却盼着张学良快点打回来，国民政府快点派兵来，也认为小日本一时猖狂，终究不会长久。然而儿子一回来，通过交谈他便动摇了，也感到中国真是危险了，也觉得可能只有死心踏地跟着日本人干才有出路了。但是，他没有父亲改变得那么彻底，心底仍有几分作为中国人的不甘心和不愿意：这么个中国真就扛不住小日本子打？真有可能沦为日本小鬼子的天下？不能吧？所以，现在看到儿子慷慨激昂地演讲，他没像父亲那样高兴，他只有惶惑与不安。

4

白福祯回家来了。

今年二十三岁的白福祯是白祉丰的长子，是成骏飞的中学同学，是与我舅姥爷同一期的东北讲武堂学员。他本在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手下担任警卫营少校营长，平时很少回家，回家也要带着两三个护兵，这一次却是独自回来了，而且还是摸黑回来的。

深夜的屋外刮着呼啸的北风，把大门晃得咣咣作响，把窗户纸吹得吱吱有声，像哨子一样。

白祉丰趴在被窝里，抽着烟跟老伴白赵氏叨咕：“沈阳这边的东北军都他娘的跑到锦州以后，听说又开始往关里跑了。福祯他们那边的军队也不知道是个啥情况，是原地没动啊，还是也跟着跑了呀？都快两月了，这小鳖犊子也不来个信说一声，真他娘的闷死人啊！”

白赵氏说：“就是呢，咋也没个信儿呢？他不知道爹娘惦记他呀！”

白祉丰又说：“还有，他和于芷山家老闺女的事到底咋样了？行与不行来信放个屁让他爹娘有个数啊，不行咱就再在家里给他订啊。这说媒的都把咱家门槛踏破了，咱只能往外推，再要推下去，就把人得罪光了，只怕跟于芷山家的老闺女弄不成的话，他就得打光棍了！”

白福祯曾在两年前娶过一房妻子，那是八棵树大财主汪景太的掌上明珠，但

是那女子过门不到半年就害心口疼死了。此后，不断有人到白家提亲，白福祯一概不准父亲答应，理由是于芷山的老闺女于金凤对他有意，经常约他上山打猎，还老给他送东西，虽然这个姑娘不是很漂亮，但他打算娶了她。因为她是于芷山的闺女，娶了她，自己的未来就会一片光明，白家也就不再势单力薄没有靠山了。

但是，一晃过去了快一年，事情却没有下文了。

白赵氏说：“打光棍是不会。就咱儿子那模样，又是营长，咱家日子也不是吃不上喝不上，还能打光棍？不过是年龄大了，再不快点续上一房，耽误了生儿育女，让咱揪心就是了。”

就在此时，院子里突然扑通一声响，紧接着两条狗疯了一般狂吠起来。有人骂：“去！不认得你家少爷了？叫啥叫！”两条狗竟然立时住了声。随后就是看门家丁的声音：“哎呀妈呀，是少爷回来了，你咋跳墙进来了呢？喊一声我们给你开门啊。”少爷说：“你们都跟死猪一样，我敲了半天门你们也听不见，我不跳墙咋整啊！”家丁们就连连道歉，说：“都是大风闹的，大门一直咣咣响，我们也分不出哪是敲门声。对不起了，少爷，对不起了。”

白祉丰坐起来说：“他娘的，说曹操曹操到，小鳖犊子回来了！”

白赵氏也赶紧坐起来，一边往身上穿着棉袄一边说：“真是咱福祯回来了，真是咱福祯回来了。”

火炕上摆下了“黑瞎子上炕”，白祉丰让家丁叫来老管家白富春、侄子白福廪，还有干儿子白二虎，大家一起跟白福祯盘腿坐在炕上喝酒唠嗑。

白福祯告诉大家，于芷山投降小鬼子当汉奸了，不再是张学良任命的东边道镇守使，而是小鬼子任命的东边道自治保安司令部总司令了。他和几个弟兄不想再跟于芷山这种有奶就是娘的王八蛋混下去，更想为国除奸，就策划了一个暗杀于芷山的行动。他们于昨天夜里埋伏在于芷山每天回家的路上对于芷山的汽车进行了袭击，但是于芷山早有防备，汽车里坐的不是他，而是他的一个卫兵。结果枪声一响，后面就跑来了一个连的卫队，把他们包围了。十几个弟兄啊，最后就剩下了他自己……

“……当时，我也是差点没命。有二十多个卫兵扑向了我呀，我手里的子弹已经打光了，咋办呀？只能空手夺枪了。我就地一个驴打滚儿来到一个卫兵跟前，一把将他手里的轻机枪夺过来，随后跳起来，转圈一阵扫射，二十多个卫兵眨眼让我全干倒了。然后，我跳上一匹马就跑了！后面那子弹，嗖嗖嗖，一个劲儿从我耳边飞，可也怪了，就是打不着我。我就这样跑回来了。”

白祉丰一拍大腿：“好！这他妈才是我儿子呢！”

白富春说：“哎呀，少爷真是了不起啊！”

白福禎说：“只可惜缺少周密计划，没有干掉于芷山。哎呀，这种大事，贸然行动只会失败。你想啊，他于芷山要是个轻易就能被人干掉的人，能到今天吗？”

白福禎说：“确实缺少周密计划。当时我们太急于求成了。”

白祉丰说：“不管成没成，这事你是办对了！爹替你高兴！咱爷们，不像成梓元家爷们，小鬼子一瞪眼，老的小的都他妈溜溜地当了汉奸，啥玩意儿算是。”

接着，白祉丰就把成梓元当了伪八棵樹维持会会长，成骏飞从日本回来成家大摆宴席，请了小鬼子德川一能公开宣传日本侵略东北有理，成骏飞也他娘的现身说法夸赞日本强大，劝亲朋好友识时务，拥护小鬼子的事说给儿子听了，而且边说边对成家父子大骂不止。就连白富春和白二虎、白赵氏也跟着骂。

只有白福禎显得比较冷静，他对白祉丰说：“三叔啊，咱别光骂老成家爷们啊，骂他们有啥用啊。现在跟着小鬼子干的多了，你骂得过来吗？要是真爱国，就拉一帮子人跟小鬼子干呀！”

白祉丰说：“咋的？你的意思是你三叔只会说嘴不干真事呗！”

白福禎赶紧给三叔赔笑：“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咱得快点组织人跟小鬼子干了，要不然，那些鳖犊子就占领全东北了！这他娘的一点抵抗都没有，人家还不眨眼就把东北全给占了啊！”

白祉丰说：“干！明天咱就拉起一帮人来跟小鬼子干！”

白福禎一副老谋深算的样子摆摆手说：“爹，你别听我福禎哥瞎忽悠。干啥呀？没有武器咋干啊？真要干得好好计划计划，做好充分准备才行。光凭一股子爱国热情瞎干，就像我们暗杀于芷山一样，白往里搭命！”

在一边切酸菜的白赵氏把话接了过去：“说别的都是假呀儿子，赶紧给你续上一房媳妇我抱孙子才是真。你和于芷山的老闺女咋样？是不黄了？”

白福禎笑着对娘说：“那能不黄吗，于芷山都当汉奸了，我还能给他当女婿？他闺女就是七仙女我也不能要啊！”

白赵氏说：“那对，要谁家的闺女，咱也不要汉奸家的闺女啊。要了还不得让人把脊梁骨戳个窟窿啊。得了，咱在家找。找金子银子不好找，找媳妇还不随手就是一大把！”

白二虎忽然看着白福禎的脸说：“哥，那啥山家的闺女你要不要，我要呗。我不嫌那啥山是汉奸。汉奸能咋的呀，汉奸又不咬人。”